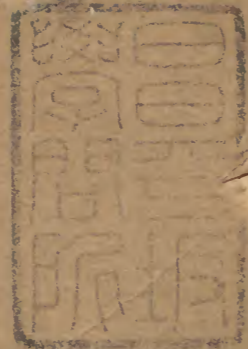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六十三之四



| | | | | |
|---|---|---|---|---|
| | | | 五 | 漢 |
| | | 一 | 二 | 書 |
| | 三 | 〇 | 一 | 門 |
| 二 | 四 | 〇 | 三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五 | 五 | | 漢 |
| 〇 | 二 | | 書 |
| 二 | 一 | | 門 |
| 四 | 三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213 |
| 冊數 | 24 (14) |
| 函號 | 297 178 |

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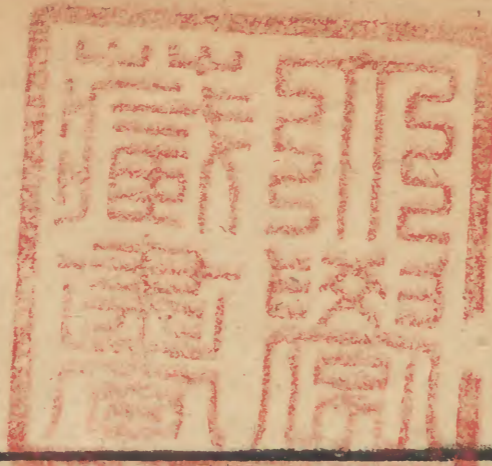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一

四嗣王傳補敘其父

蕭懿於東昏有大功無小過且其平日居官立身皆可觀東昏無故忌之人屢勸其去而不從竟為東昏所殺齊梁間上上人物也其事頗似光武之有伯升所以梁朝文告屢用伯升為比然懿固純乎齊臣也弟敷暢融皆齊臣敷亦有善政融與懿同冤死尤可憫此四人者齊書中當特為傳一篇乃無傳蕭子顯



齊高帝之孫也豈不哀懿但身為梁臣不便以懿入齊并其三弟皆缺之姚思廉目睹其缺故於四嗣王傳補敘其父甚詳長沙嗣王業傳補父懿永陽嗣王伯游傳補父敷衡陽嗣王元簡傳補父暢桂陽嗣王象傳補父融南史始改以懿等立傳是矣子孫一并附入不分齊梁限斷則其謬耳宜以四王歸齊嗣王入梁

長沙王懿諸子

長沙王懿六子業藻猷朗明象疑皆冠以淵字南史梁書皆避唐諱去上一字惟淵藻淵明於他傳中可考而知而又或改淵為深如梁書武紀大通三年六

月以前太子詹事蕭深猷為中護軍九月以太子詹事蕭深藻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是也

蕭子顯齊書既不作長沙宣武王懿傳梁書亦但有懿子業藻二人其淵明與猷朗皆無賴南史補之并及入齊後終事此似南史之有功處然李百藥以蕭明傳入北齊書李延壽乃但入之南史尚欠妥

臨川王宏與梁書大異

臨川靜惠王宏梁武帝之嫡弟也南史於其傳醜言詆斥不遺餘力始則武帝使之侵魏部分乖方無故自却使百萬精兵一朝奔潰其平日則藏匿殺人之

賊於府內有司無如之何又武帝遇之恩甚篤而宏謀弑武帝且奢侈無度恣意聚斂驅奪民間田宅又與永興公主私通公主武帝之女於宏爲嫡姪女遂復與同謀弑逆以齋日使二僮挾刀入幕下事覺搜得刀帝乃殺僮而祕其事若梁書本傳則於宏事全篇皆用褒詞其北伐係因征役久奉詔班師且盛稱其孝行及居喪盡禮又敘其政事之美在揚州刺史二十餘年寬和篤厚生平竟一無玷缺南史與齊梁書多異而此傳尤乖刺之甚者此則恐南史爲得其實姚思廉父子或與之有連爲隱諱未可知也宏之

子正德與同產妹奸鳥獸行又鉤致侯景賣國與賊正德弟正表臣事侯景又據地叛投齊想其家法必有所自來則乃父之逆惡理宜有之通鑑第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無故規避奔潰喪師殘民誤國之罪甚詳皆與南史合

南史論云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此李延壽自撰不襲梁書斷語亦錚錚有之矣下當有脫落言尊之以高爵則有之未有明知其不才而以軍國重任作顯榮皇弟之用

使之僨事者一當作大大撓大蚬也

標題云靜惠文中作靖惠標題傳寫誤張敦頤六朝
事迹卷下墳陵碑刻二門皆作靖惠是

安成王秀書銜不同

南史梁宗室安成康王秀傳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
梁書則先言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下乃云建康平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
國將軍如故此下天監六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
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而南史但云爲江州刺史
又其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

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荊州刺史加
都督又其下有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
西將軍郢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郢州刺史加都督
又其下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
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而南史則云遷雍州刺史南史書都督刺史最亂
道說總見後先於此發之其病不可勝摘就其淺者
如同一都督而有書有不書不書某某等幾州而其
卒也乃云四州人哀哭迎送請問四州者爲何四州
乎秀墓碑劉孝綽撰朱氏彝尊親見之此文今載孝

綽集梁書秀年四十四劉集作四十五南史削去碑文中所敘與梁史皆合末云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免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梁書以孝綽與王僧孺陸倕裴子野同遊王門與碑亦合惟梁書孝綽傳言爲平西安成王記室鎮南安成王諮議考秀傳但有平西無鎮南之目此必有誤南史盡削去諸號但云某州刺史或云某州刺史加都督而已

武陵王紀南梁互異

南史梁武帝子武陵王紀傳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

刺史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止之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元天正暗與蕭棟同名五月己巳紀次西陵元帝拒之六月戰不利師老糧盡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遣報紀圓照鎮巴東留不遣啟紀云侯景未平宜

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實然故
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以旣居尊位
宣言敢諫者死後頻敗爲元帝將樊猛所殺梁書與
此不同者直言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乃僭號
於蜀改年天正無受武帝密敕事亦無遣圓照受湘
東節度事又言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
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五月丁丑紀次西陵元
帝遣將拒之六月庚申元帝將任約等與戰破之景
戍任約等進攻其壘樊猛獲紀殺之紀本圖帝位若
受敕都督征討不應反受湘東節制前段當以梁書

爲得太清五年卽是大寶二年南史以五月己巳次
西陵梁書以五月丁丑次西陵後於己巳八日耳亦
爲合也但紀必不肯稱簡文帝大寶之號故梁書據
紀意書太清若論史法仍以南史書大寶爲合荆陝
陝字亦必誤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紀之東下於承
聖元年之八月承聖元年是太寶二年之明年若以
太清數則爲六年與南史梁書皆不同紀至此尙未
知侯景破敗而仍東下決無此事通鑑恐非

紀以金擲猛曰送我一見七官梁書河東王譽傳王

僧辯破長沙譽被執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先是紀聞湘東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胡三省注湘東於兄弟次第第七故云七官紀釋之弟譽乃繹之姪也見通鑑一百六十四卷

方等等子

梁元帝子梁書但有方等方諸二傳其子皆不見而方等之子莊王琳曾奉以主梁祀改元卽位其事尤不可缺乃梁書槩從闕如莊入齊歿而北齊書又無傳賴南史補入此亦南史之大有功者但莊雖宜見梁書而李延壽則宜在北史入南史位置稍乖

王茂歷官刪削不當

梁書王茂傳自宋昇明起家之下至襄陽太守之上一大段南史不載而以三四句了之云爲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亾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今考梁書茂之歷官豈得言累年不調乎雍州長史而改爲輔國亦未詳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宏策勸迎和帝此事南史亦無若梁書云性沈隱不妄交遊南史節去沈字妄字幾不成句此等不可勝摘聊一附見之

王茂傳有潘妃事

王茂傳南史所添却極多然皆閑話若東昏侯潘玉兒自縊事此梁書所無而不可不存其事者然但當入潘傳中乃潘則無傳而反叙於王茂傳闌出闌入全非史法

中山王英

梁書曹景宗傳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顥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托跋英南史作中山王英夫以魏主而梁書直斥其名曰托跋宏非也

若英則人臣也作南史則以南爲主乃于敵國之臣鄭重如此亦非梁書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元是其姓如此稱方妥

蔣帝助水等事

曹景宗於天監六年破魏軍遣使獻捷下南史忽添入蔣帝神助水控敵事縷縷約一百五十字誕妄支贅全是小說與曹景宗何涉李延壽意主刪削簡淨乃其所刪者往往關係典章制度民生利病而所添妄誕則又甚多惟於振旅凱入增封進爵下添入賦詩叶競病韻却佳

霹靂野虜

景宗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南史作礚礚說文卷十一下震字注云劈歷振物者臣鉉等曰俗別作霹靂非卷九下石部無礚礚字又臘月宅中作野虜逐除南史作邪呼蓋驅鬼呼呌聲

洧均口

馮道根傳齊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陳顯達爭之師入洧均口洧當作洧均字乃後人旁注洧字之音而傳寫者誤入正文此篇凡三見梁書誤同

神獸門

張宏策傳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神獸門案此事梁書宏策傳亦作神獸南史與梁書王茂傳並同梁武帝紀則南史作神武梁書作神獸其實乃神虎門也梁書武紀天監七年作神龍仁獸闕于端門獸本虎既有仁虎闕則亦當有神虎門故知也唐人諱虎改爲獸或改爲武但南史梁書皆成于唐人當下筆時已自改若宋書則修于南齊南齊書則成於梁代當時本作虎而唐人有未及改者故仍舊作虎亦或有唐人已改趙宋人校者又復改從本字作虎所以

參差不齊如梁武紀及王茂張宏策傳皆唐人下筆時本自諱改又如南史后妃傳梁武帝丁貴嬪傳太子定位有司奏宮僚施敬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梁書后妃傳同又如南史陶宏景傳云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云云此事梁書所無南史必別有據此皆是唐人下筆時改其實當作虎至於南史宋武帝紀性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出神武門逍遙宋書則作神虎門又南史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尙書下省分諸子並入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宋書亦作神虎門宋書傳亮

傳永初元年由中書令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南史則作神獸門此皆南史諱改而宋書本文則唐人未及改又如南齊書第九卷禮志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南齊書本文唐人未及改抑或皆唐人已改趙宋人仍改從本字也若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俄而外啟鮮之詣神獸門求啟事此則宋書本作虎唐人校而改之者

沈約傳用其自序

沈約傳全用其宋書自序文頗冗已極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子允格臺駘云云此在約自序
已覺可厭南史采之亦不刊削成何體裁

沈氏世濟其惡

約之自序雖詳今據而考之則其先世大抵多非良
善如約之高祖警敬事妖人杜子恭子恭歿門徒孫
秦秦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
作亂自稱征東將軍警之子穆夫在會稽恩以爲前
部參軍振武將軍餘杭令孫恩何人而警累世奉妖
黨并從逆受其僞官幸約之詞雖多緣飾尙不沒其

實耳南史刪前部參軍振武將軍八字大非劉牢之
破孫恩執穆夫殺之傳首京邑穆夫之父警逃遁爲
宗人沈預告官警與穆夫之弟仲夫等俱以從坐伏
誅此國法之正非冤也穆夫之子田子林子投歸宋
高祖從平京口遂東歸報讐盡殺沈預一門預以無
罪歿若依正理田子林子應以專殺伏辜無如高祖
已爲逋逃主故田子等倖免矣田子又從征姚泓特
因人成事乃以忌功讒間王鎮惡并矯宋高祖令殺
之專殺無罪功臣誤國家大事其情尤爲可惡林子
之子璞則約父也約於此尤多妝點元凶劭弑立璞

乃攜老弱赴都自歸則其從逆顯然矣想必授有官爵約諱不言耳裴子野宋略書其事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也見裴傳世祖入討伏誅正宜約乃致怨顏竣譖之謂以奉迎之晚橫懼世難皆非其實南史直云以奉迎晚見殺大非綜而論之自警至璞四世之中可謂世濟其惡

田子林子本逆黨皆當從坐伏誅者其歸高祖正是巧於避禍後乃并以得功又報私讐可云詭計約自序乃謂劉牢之虜暴縱橫高祖軍政嚴明故自歸飾詞也高祖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惟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其語顯然約欲益彌彰矣

約自序缺誤甚多若無梁書及南史幾不知約是璞子

沈田子參趙倫之軍

約自序云田子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案此別軍下似但當作參征虜將軍趙倫之軍事其下即接振武云云但趙倫之傳無討司馬休之事

沈林子官輔國將軍

梁書約傳云祖林子宋征虜將軍據約自序林子官終輔國將軍征虜乃其追贈之號此則梁書之誤南

史仍依自序是

沈璞不襲父爵

南史敘約之祖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及卒後贈官追諡之下竟直接云少子璞嗣以璞卽約之父取其立文簡便耳考約自序則襲林子爵者乃長子邵非璞也邵卒子侃嗣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李延壽任意更移不顧其實是何心哉

有志台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台司三公也時約官至尙書令已居宰輔然未拜三

公故云下文約陳情於徐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各傳中或作開府儀同三司或作同三司之儀似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皆謂未爲三司而其儀同於三司耳觀此益明但有開府無開府疑有異再考

沈約年

梁書天監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南史同考約宋書自序生十三歲而孤按約之父璞於元嘉三十年以從逆爲宋孝武帝所誅自此數至梁天監十二年凡六十一年則約當生於元嘉十八年辛巳至天監

十二年癸巳正七十三歲

高祖有憾於張稷

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與約言之約曰尙書左僕
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復論據本書十六卷稷
傳稷於高祖起兵圍京城稷主謀弒東昏率先倡議
歸附是有大功及由尙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
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雖疎防
致變尙屬歿於王事者不知帝之有憾於稷者爲何
稷傳旣無突見於此殊不可考意者稷必不願出有
怨望之言而史不言耳

二粲

宋有袁粲梁有韋粲二粲忠義千古流芳以六朝之
浮薄而疾風勁艸未嘗無人血性激發非由學問袁
粲袁淑之兄子而淑本忠臣韋粲韋叡之孫而叡實
梁初之名將也淵源有自

韋粲子諒

韋粲於侯景圍臺城戰歿盡節之臣所宜加詳梁書
於其傳末附載粲子尼與粲同戰歿云云又云長子
臧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
州收舊部曲爲其下所害收部曲欲圖興復可云賢

子臧既長子則尼爲次子矣此外初不言粲別有他子也南史乃絕不及臧而但云粲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然則粲子有諒無臧矣可怪之甚

韋載京兆人

史家書人鄉貫六朝以前與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諸王各書尚書爲瑯邪臨沂人太原祁人諸謝尚書陳郡陽夏人似覺遼遠不近情在當時不以爲異至陳書韋載傳尚書京兆杜陵人計載時去京兆居江左久矣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爲不可文體隨時而

變不可泥古

江淹領東武令

江淹傳齊受禪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掌其任又領東武令案梁書云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豫章建安二者互異建安王子真武帝之子爲明帝所殺時年尙十九則建元初安得遂封當從南史若淹以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祿不赴任南史改帶爲領未確

復爲主簿

梁書劉秉爲丹陽尹辟淹爲主簿故其後云王儉領
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南史刪前爲主簿後文不去復
字非

詩筆

南史五十九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梁書十四本傳作
尤長載筆南史此下又云昉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
任筆沈詩又梁書十三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
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南史五十七本傳文章二
字作筆梁書四十一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
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

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
文章詩筆乃是佳事蓋六朝皆以文爲筆南齊書高
逸顧歡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南史庾肩吾傳簡文
與湘東王書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
竟不精討鎔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
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
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云撰
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梁元帝金樓子卷四立言
篇云不便爲詩如閩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
汎謂之筆是也唐人亦有此語故劉禹錫中山外集

第十卷祭刑部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
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第三卷韓文公與孟東
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
元好問遺山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
處搔

昉紆意梅虫兒得中書令

永元中昉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
尙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案
虫兒東昏嬖倖然梁書無此事係南史所添大爲昉
削色計昉此時位不過列校此後永元末方爲司徒

右長史若此時卽爲中書令直與王亮比肩必無此
理據梁書明帝崩遷中書侍郎疑是

王僧孺祖準之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
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
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梁書王僧孺傳祖淮南
史作準之非準之王彬之元孫與僧孺別族刻本誤
作淮之父延年梁無

王融稱字

梁書柳惲徐勉二傳皆誤稱王融爲王元長融不合

稱字南史皆改正

不奉家信居哀

徐陵傳。太清二年使魏。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陵之父摛於簡文帝幽閉時。卒約在大寶二年。陵拘留在北時。魏又變爲齊矣。陵不獲視舍。聞訃不得奔喪。故文集。中在北與人書。多稱孤子。自摛歿四年。陵乃得歸。

紀載不明

六朝人紀載實事。每不明析。因直書其事。恐詞義樸。儻觀者嫌之。乃故作支綴。不知書事。但取明析何用。

妝點乎梁書王僧辯傳。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南史同。僅刪軍師句。愚謂當作河東王譽在湘州。不從命。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南史同。而於上句并刪一。王字更不明。當作岳陽王。答軍襲江陵。

王僧辯論無識

梁書王僧辯傳論曰。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苟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陳霸先將殺僧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敬帝之立。

霸先利其幼稚爲篡弑地耳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僧辯之欲立貞陽侯蕭淵明一則國賴長君二則結齊援也論斷無識若其欲淵明立敬帝爲太子則拙謀也見徐陵文集然卽此可見僧辯之於梁元帝可謂純忠蓋心乎梁實心乎元帝者

南史論云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奕棊延敵開釁實基于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李延壽於宋書論直以抄謄了事齊梁則居然自出心裁者多矣然如此論不襲其詞而襲其意謬與梁書同

僧辯弟僧智於僧辯歿後得隨任約約敗又被殺子顛又歿王琳之難一門慘亾賴次子頌入魏而顛子珪事唐太宗爲名宰相忠義之報也

見舊唐書第七十卷珪傳

王琳張彪梁書無傳

王氏懋竑讀書記疑云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張彪或可無傳若王琳何以不載疑刻本脫去非其本無也愚案琳彪同在南史六十四卷張彪之補誠有功但其事跡支離誕妄全似傳奇小說不知李延壽從何處得來恐係掇拾稗官附會傳聞道聽塗說此則延壽之病也至於王琳者本梁元帝之忠臣破侯景

有功元帝徵之下吏其部下叛而琳仍執不貳元帝
忌之出之嶺外帝爲西魏所圍仍入援旣無及又力
圖興復其於元帝幾幾可云純臣矣後奉永嘉王莊
尙可云乃心梁室迨至不得已而歸降北齊歷受其
官位爲齊臣久矣陳將吳明徹伐壽陽城破爲所殺
此則不得復謂之爲梁盡節斷宜入北齊也若琳入
梁則陸法和湛海珍亦可入乎今北齊書第三十二
卷琳傳與南史全同而無論贊北齊書殘闕凡無論
贊者皆後人取北史補之若王琳傳則又是取南史
補入者究其實琳本當在北齊書不當入梁書姚思

廉梁書不立琳傳爲是而李延壽却非能補思廉之
闕李百藥於北齊原有琳傳傳文雖亾大約篇目尙
存後人案其目故以南史琳傳入之而此傳文却仍
是李百藥北齊書延壽襲取以入南史者耳幾經回
轉不勝眩惑矣若云王琳傳賴李延壽得存以此爲
功於北齊書此呂尙盜陳恒之齊劉季纂王莽之漢
也下筆成章世間恒有能讀書人千載難逢此中意
味與誰道之

梁書太宗簡文帝紀有大寶元年張彪起義於會稽
事又太宗十一王傳於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傳

并陳書之世祖紀及周文育章昭達沈恪陸山才錢道戢謝岐等傳皆有張彪事姚思廉父子非不知有彪者不知梁書何以不載

剡令王懷之

王僧辯引彪爲爪牙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此事與陳書文帝紀略同但剡令王懷之彼作臨海太守王懷振案東揚州卽會稽也臨海相距遠故往征而留岐居守

若剡則會稽屬縣且其時僧辯尙在屬令未必敢爲梗何至舍郡城而往圍一縣乎當從陳書

南史無傳岐

梁書無傳岐傳納侯景降後勸勿更與高澄通和使景自疑此言繫梁存亡南史無岐傳朱异傳中又不附入此諫是大闕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

衡陽獻王昌入宗室

南史於陳高祖之子衡陽獻王昌入之宗室諸王傳
 與疎屬之永修侯擬等並列舛謬斯極宋齊梁陳書
 於宗室王子雜置諸傳之中殊嫌錯互南史每朝先
 以宗室謂旁支也次以各帝子然後次以諸臣位置
 較分明惟悖逆者不另敘為非耳今昌是高祖子乃
 目為宗室李延壽雖昏妄何至此明係急於成書草

率編次不及詳審之故試觀齊文惠太子諸子尙與帝子並列不入宗室何況昌乎梁昭明太子諸子如豫章王棟等皆無傳則又一缺事

書前總目後人所添李延壽本無李目自在各卷之首然如齊梁宗室與諸王各自爲卷不必論宋則以字之多少牽配均分二卷題爲宋宗室及諸王上下字樣上卷先以旁支次卽將武帝諸子搭入此等皆因李延壽疎懶隨手編次不加斟酌殊不思分卷取其類族辯物不可以字之多少爲分若竟分宋宗室一卷諸王一卷雖多少不勻何等直截明白今之所

分已覺欠妥然差可陳則宗室諸王共一卷卷首目諸王上落及字已疎忽昌不標武帝子與諸宗室溷昌下跳過曇朗方及文帝子種種乖謬不可勝言昌是高祖第六子上有五兄其下當更有弟一無所見史家闕佚多矣

魯山

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魯山卽後人所指以爲大別山者也真亂道不可信山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江岸

昌濟江中流殞之

巴陵王蕭沆等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沆
蓋齊和帝之子孫列於三恪放假以為名其下云丙
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此文帝命侯安都殺
之事見安都傳陳書乃云中流船壞以溺募於安都
傳亦但云請自迎昌昌濟漢而募以功進爵云云雖
情事宛然然唐人書陳事何必作此蘊藉之筆似有
所不敢直書者乎皆不如南史竟書殺之為得實

逼遣曇朗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
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

在朝文武咸願與和武帝重違眾議乃決遣曇朗恐
曇朗憚行或當屏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
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
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昌之入
魏在江陵從元帝西被虜也乃不幸也曇朗之入齊
則高祖逼遣之棄之強寇而殺之非自殺之也一問
耳無怪文帝宣帝相繼效尤文則沈高祖之子於江
宣則篡廢帝位而害之

始興王道譚

陳書高祖紀高祖有兄道譚弟休先則高祖乃仲子

而篇首絕不言是仲子惟於卽位後永定元年十月
癸巳書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
史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
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
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紀首高祖祖名道巨則
兄名不應犯祖諱此必有誤兗州據沈炯所撰碑作
南兗州見炯文集碑是紀脫也道譚之諡爲昭烈則
見於世祖文帝高宗宣帝紀而碑亦同紀不載追諡
事世祖高宗皆係道譚之子而二帝絕未追崇其本
生列傳中旣無傳世祖高宗紀亦未追敘一語碑云

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切又云彈冠
入任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
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似非全無事
蹟者又云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沛獻東
平陳思實聞之也未有身歿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
義烈者銘曰惜哉往矣殞身凶慝則道譚亦爲侯景
所殺乃紀傳皆不詳此陳書之缺漏也若南史直將
高紀中追贈事亦削去文帝禱紀突云始興昭烈王
長子宣帝頊紀突云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使讀者幾
不識王爲何人是誠何心哉

伯固母王氏

陳文帝十三男內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其下文伯固傳伯固與叔陵謀反見殺子及所生王氏宥爲庶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

歐陽頎傳多誤

歐陽頎傳周文育禽頎送於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歿後嶺南亂頎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頎子紇已尅始興及頎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丞

定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卽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陳書略同徐陵文集廣州刺史歐陽頎德政碑云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檻車才至輿櫬已焚但八桂之上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皋深留夙愛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此皆與史合其下則云我皇帝從唐侯以允國屈啟筮而承家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今皇帝謂文帝則頎不但進號征南爲在文帝時非武帝卽爲都督交廣等州軍事廣州刺史亦是文帝非武帝矣與

南史陳書不合碑係當時所作當以碑爲正又南史
例不書所領各州陳書則云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
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梁陳皆無志
隋書各志補梁陳事顧所領十九州據隋地理志自
南海以下各郡小字夾注梁陳時惟有廣高成定越
安交愛德九州其餘十州名皆不見蓋皆陳朝所置
後廢而隋志失載者十九州碑作二十州亦異江總
文集歐陽頎墓志乃云授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
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此云二十二州更異矣至所云
東衡者按南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

頎爲刺史始興郡 皇興表以爲今廣東韶州府地
侯安都傳言陳文帝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
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據碑當
是後來加督愈廣故至二十州之多而墓志所云南
衡之名不見於紀載則恐傳寫之誤
顧本無德政史家多溢美徐陵有爲陳武帝作相時
與嶺南酋豪書旣稱頎爲兇徒又有與章司空昭達
書稱頎之子紇爲殘兇力詆其一門濟惡而德政碑
則頎在廣州時陵爲作也文人自相矛盾如此

蔡景歷傳附江大權

陳武帝崩蔡景歷與江大權杜稜定議召立文帝陳書杜稜自有傳而大權則僅於景歷傳中一見其名而已南史景歷傳尾附大權此類亦有小益又景歷子徵陳書各爲一傳太煩不如南史隨父爲合

劉師知傳增事

劉師知傳爲中書舍人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此段陳書所無此

南史之遠勝本書處姚察陳臣故諱之其子不加益也

錢道戢傳補闕

錢道戢傳平張彪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案陳書作以功拜直閣而封永安縣侯五字則缺攷其下文陳書有增邑則當以南史爲正陳書誤脫

沈炯明

沈炯字初明陳書作禮明同一毛板二者不同何氏焯云當作禮

姚察當爲隋人

姚察在梁簡文帝時入仕自梁入陳自陳入隋卒於煬帝大業二年年七十四其時察入隋已將二十年歷官祕書丞襲封北絳郡公員外散騎常侍又爲晉王昭侍讀太子內舍人煬帝巡幸數爲侍從乃仍列陳書中而隋書中不載殊不可解陳臣入隋而仍載陳書者多矣未有如察之甚者徐廣終身仕晉入宋僅六年而卒然晉宋竝載南史入之宋人是也大約史家如此者甚多此史例也假令婦人三嫁終當以最後所適爲定然則姚察自是隋人乃南史仍以姚察入之陳人得之於徐廣而復失之於察何邪

循吏多誤

循吏首列吉翰杜驥申恬三人宋書則與劉道產同爲傳一篇南史改入循吏而以道產改入劉康祖傳此尙可若杜慧慶宋書本作慧度南史紀同此誤其所增益之甄法崇傳疑神見鬼是李延壽慣技無政績也王洪軌傳反言其多贓賄矛盾可笑所敘美績尤空陋郭祖深則以上書稱剛直非循吏傳未不載所終亦非體

卞田居

文學卞彬傳自稱卞田居南齊書同何氏焯曰當作

田君韓翊用文韻押君字可知其誤

樵者在山

隱逸傳敘首云含貞養素須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者在山何殊異也何氏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見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

淵明改深明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南史文乃校書者改其謬不可勝言宋書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其上周續之傳云續之入廬山時劉遺民

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然則本字淵明後以字行故又字元亮甚顯白李延壽避諱改深明并續之傳亦改深明後之校南史者既改爲字淵明矣此下兩句延壽原本必是或云深明字元亮乃又妄改如右展轉惑人校者之謬至此

外弟

古以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見四十三卷而亦有以舅子爲外者宋書隱逸傳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母同郡師氏云云而傳末又云炳外弟師覺授云云可見蓋母家爲外家後漢王符傳符字節信

安定臨涇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
賤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黃山谷內集卷十嘲小德
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天社任淵注引此事南
史到洽傳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元保以爲
外氏梁書韋叡傳杜幼文爲叡外兄又文學劉昭傳
江淹爲昭外兄又韋粲傳柳仲禮爲粲外弟南史張
彪傳彪爲蘭欽外弟

顧歡論道佛二家

南齊高逸顧歡傳歡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
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

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
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元妙內
篇入關當作出關南史誤同此下詳載論文又引宋
司徒袁粲駁之之語亦誤以出關爲入關其間蕭子
顯又彙括之云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卷末子顯
作論一篇極力尊佛以爲世間第一法能包舉九流
百家愚謂歡所引道經頗確老子卽佛本是一人故
無二法如人鼻雖分二孔所吐納者原只一氣有何
差別惟與吾儒則如朽鑿冰炭之不相合耳歡知老
佛是一却不知儒教之美而子顯所論尤覺虛浮夸

誕亦適成其爲子顯之所見而已矣前陸澄傳論頗知推尊鄭康成貶斥王肅此特子顯生於六朝見聞之益若康成深處彼亦不知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伊川朱晦菴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因時未至含蘊未發程朱之時訓詁失傳經無家法故輕漢儒而其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彼異端邪妄之談又何足道哉

陶宏景以孝成隱

陶宏景父爲妾所害故宏景終身不娶其游於方外

雖性耽野逸實因痛其親而割棄世緣蓋以孝成隱梁書不載此事并南史所載其祖父名及官職皆闕之

金陵華陽之天

宏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金陵梁書作金壇考宏景所作真誥第十一卷稽神樞篇云大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作壇是

陶宏景年

梁書處士陶宏景傳略言宏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此下敘其隱遯高逸之事更歷建武永元等朝然後言梁高祖卽位恩禮甚篤下又敘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辟穀導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云云其下乃云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此傳尙明白可誦揆年順敘無大誤據其所言卒年推之宏景當生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壬辰也入齊年二十八入梁年五十二如此方合惟蕭道成於宋後廢帝元徽四年方爲尙書左

僕射明年方爲司空錄尙書事時宏景年已二十五六而云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之云云此其小牴牾者南史多襲取各書無所增益偶或一有所增輒成疵累此傳所增頗多徃徃冗誕似虞初小說此李延壽慣態不足責但梁書不言宏景生年而卒年則南史與梁書同乃其前文先言宏景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兩者自相矛盾舛謬可笑於是爲甚

止足傳

梁書有止足傳據其序引魚豢魏略謝靈運晉書及宋書皆有之非姚氏父子特剽乃不但李延壽削去

不用自後史家亦從無繼作者何也論曰比夫懷祿
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俗情不鄙婆娑莫怪止足
無傳

徐爰不當入恩倖傳

徐爰本儒者長於禮學又修宋書仕至顯位考其生
平跋歷內外無大過惡沈約乃入之恩倖傳與阮佃
夫壽寂之李道兒輩同列此必沈約一人之私見約
撰宋書忌爰在前有意污貶曲成其罪正與魏收強
以酈道元入酷吏相似李延壽最喜改舊乃於此種
大乖謬處則仍而不改惟於所載爰諸奏議痛加刊

削而已

茹呂不載殺諸王

南齊書倖臣傳共列五人此等人既立傳則如茹法
亮殺巴陵王子倫呂文顯殺宜都王銓等事何可不
一見大約蕭子顯於蕭鸞殺高武諸王事多遺失南
史恩倖傳於茹呂亦不及其殺諸王則以已見諸王
傳故也

恩倖傳論

恩倖傳論略云自宋中世以來萬機碎密不關外司
尚書八坐五曹九卿六府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

亦息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至元
戎啟轍武侯還麾督察往來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
總成規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
事之口此論切中弊病然皆取之宋齊兩書非延壽
心裁也梁陳書無恩倖傳自周石珍以下傳六篇皆
南史所補所敘連類附及之小人尤多此甚有功蓋
自魏晉尚元虛士大夫多坐談不親政務而治事不
可無人故小人得以競進人主又皆昏貪賊戾昵狎
小人觀此論前半篇言尚書八座五曹九卿六府皆
虛設則恩倖之權爲何如後半篇言兵權亦歸之崔

慧景傳東昏卽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
號令慧景備員而已領軍護軍掌禁兵權最重者也
至此則權移於恩倖而領護又無權矣漢唐宦官專
政爲國之蠹南朝恩倖別有其人並非宦官亦一變
也

芮芮蠕蠕

宋書索虜傳卽魏也南史則尊魏故於外國中無魏
宋書敘魏事至泰豫元年狹石鎮主白虎公等攻圍
義陽事此已在宋末此後魏方盛強宋書以宋爲斷
不及其後之事故其下卽綴以芮芮以芮芮卽居魏

之故地故也南史則於北方特立蠕蠕一傳蠕蠕卽
芮芮其本號自爲柔然魏人改稱爲蠕蠕周隋多作
茹茹宋齊梁則作芮芮蓋皆取其音近赫連勃勃宋
書朱超石傳宏之鄭鮮之索虜諸傳皆作佛佛意同

外國傳敘佛教

晉始以建康爲揚都已見前第五十一卷宋書第九
十七卷訶羅陁國王呵羅單國王奉表於宋皆稱大
宋揚都則揚都之名著矣更有闍婆婆達國王天竺
迦毗黎國王所奉之表按其文義皆仿佛書故沈約
於篇末總結之云凡此諸國皆事佛道因遂歷敘佛

教始末蓋在異域自當奉異教約之敘述佛教於外
國傳中亦差可若魏收作釋老志則可笑南史以僧
寶誌入隱逸舊唐書以一行入藝術則尤欠妥此輩
紀表志傳中實無可位置

僧慧琳著論以儒爲白學佛爲黑學語奇至此人僧
也而論乃助儒闢佛更奇謝宏微傳兄曜卒宏微蔬
食積時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詣宏微宏微
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旣多疾頃者肌
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
於得理觀此則知此僧名爲僧而恒噉魚肉絕不守

佛門戒律

南齊書周顒傳顒著三宗論涼州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四十年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語與宋慧琳同

羊鯤

賊臣侯景傳景單舸走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案殺景者羊鴟係羊侃之子見六十三卷侃傳後此誤

元帝殺王偉

侯景之反皆其黨王偉造謀而簡文帝則偉所親弒

者及爲元帝所獲偉從獄中獻詩於帝帝尙愛而欲舍之及觀其所作檄有湘東一目句始殺之然則殺偉以其詈已不以其害父兄元帝之無人心如此

賊臣當入歐陽紇

梁書以諸王之叛者豫章王綜等爲一卷侯景爲一卷置於書尾蠻獠之後以其皆叛逆也陳書熊曇朗周廸留異陳寶應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亦用此例先熊等後王則非南史始別爲題目曰賊臣侯景云云而叔陵伯固仍以次敘於諸王中絕無分別此其謬者愚意陳書於歐陽紇亦宜入熊曇朗卷不當

附父傳李延壽最喜敘家譜無怪於此不能改正

臺城

黃之雋等江南通志第三十卷古蹟門云臺城在上元縣治北元武湖側輿地紀勝云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地也晉咸和中作新宮遂為宮城下及梁陳宮皆在此晉宋時謂朝廷禁省為臺故謂宮城為臺城愚考輿地紀勝宋王象之誤予從朱與借閱嫌殘闕未抄此條詮臺城名義甚確洪邁容齋續筆第五卷說同南史及各書臺城數見不可枚舉試隨便舉之則如齊蕭允梁南郡王大連綏建王大摯陳任忠沈炯賊臣侯景等

傳皆有蓋有都城有宮城臺城者宮城也今江寧府

治上元江寧二縣戰國為楚金陵邑秦改秣陵吳改

建業晉改建康其都城宮城則唐許嵩建康實錄第

一第五第七第十等卷以為越滅吳范蠡始築之孫

權於建安十六年始都之說見三卷築宮曰太初宮永

嘉之亂琅邪王睿渡江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即太

初宮為府舍大興元年即帝位成帝咸和五年九月

作新宮始繕苑城許嵩自注云案苑城即建康宮城

又云咸和七年十一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十二月

帝遷於新宮自注云案圖經即今之所謂臺城也今

十七史商榷 卷之四
在縣城東北五里周八里有兩重牆東晉子孫相承
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
之建康宮此言東晉常居之其實宋張敦頤六朝事
迹卷上宮殿門云晉琅邪王因吳太初宮卽位至成
帝繕苑城作新宮宋齊而下因之稱建康宮合之輿
地紀勝云云則知宋齊梁陳皆居之蕭子顯於褚淵
論云市朝亟革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是也李吉甫元
和郡縣志卷第二十五云江南道潤州上元縣晉故
臺城在縣東北五里成帝時蘇峻作亂焚燒宮室都
盡溫嶠已下咸議遷都唯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

使王彬營造七年帝遷於新宮卽此城也明一統志
第六卷云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
卽晉建康宮城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
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
阻今臙脂井南至高陽墓二里爲軍營及民蔬圃者
皆是江南通志謂今上元縣署宋建江寧縣署明建
觀明志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與建康實錄元
和郡縣志並合則今縣署卽唐縣署故址以此求之
古蹟約略可見矣

諸書皆言新宮對元帝舊宮而言南史齊始安王遙

光傳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東府是宰輔所居在宮城東說見下晉成帝所遷新宮在舊宮之北故曰後苑說亦見下舊宮南羣臣居第及治事解署分列兩旁遙光正是以親王爲宰輔者故居東府東昏思之從新宮望未爲切近故至舊宮望之

江南通志江寧府城自鍾山之麓西抵覆舟山建北門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緣後湖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得勝曰金川臺城實在此

計宮城應於城正中位北面南乃偏於東北者因明初重築城縮其東增廓其西故然

白門

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不祥諱之尙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愚考白門正南門也故以白爲諱若旁側當不至是建康實錄卷七自注備列諸門名今除東西北不數就南面考之彼文先云建康宮城六門案地輿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

宣陽爲六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次正中宣陽門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栴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云云據此則知白門乃南面正中門也但此段所列門名仍是舊宮之門祇因舊惟一門今添其五故於作新宮下敘述此卷下文許嵩自注又列臺城五門名皆與上文五門名異而引修宮苑記云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

或名爲闕門云云此段所列則新宮之門矣要白門是發始初建正南門故後人通稱金陵爲白門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予所藏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刻本卷十五金陵白下亭留別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楊齊賢曰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此名疑亦因白門而起

宣陽是正南門而新宮正南大司馬門對之故知新宮在舊宮之北

雞籠山

臺城古蹟可考者以山與湖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山

川門云雞鳴山在府東北覆舟山西其北臨元武湖
本名雞籠山其東麓爲雞鳴寺又第四十三卷寺觀
門云雞鳴寺在府城北雞籠山與臺城相接明洪武
二十年置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下山岡門云雞籠山
在城東吳瑄刻誤作
西以意改北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
如雞籠因以爲名按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
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又
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學士抄五經百家
爲四部要略千卷又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
真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千數百年來片瓦

寸椽無存而臺城接雞鳴山里巷皆能道之是爲可
據

後湖

其尤可據者後湖也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後湖在江
寧府北二里卽元武湖一名練湖晉元帝時爲北湖
宋元嘉改元武湖引其水以入宮牆苑囿山川掩映
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愚考建康實錄卷五東晉
元帝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隄以壅北山之水東自
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彼時未作新宮宮與湖尙異地
至成帝作新宮湖連後苑後湖之名約起於此南史

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又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注案輿地志縣東北八里其地舊是晉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壇出外以其地爲北苑遂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乃築隄壅水號曰後湖其山北臨湖水後改曰樂遊苑山上大設亭觀大明中又盛造正陽殿梁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二年更加修葺陳亡並廢又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十里周回二十五里又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元武湖在上元縣西北七里周

回四十里東西兩派下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晉元帝創宋元嘉築隄齊武帝理水軍於此其湖通後苑又於湖側作大竇引湖水入宮城內天泉池中經歷宮殿縈流迴轉不舍晝夜唐宋人所考如此惟湖與宮迴轉故賊臣侯景傳景引元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也諸書言湖周四十里或二十五里江南通志載余賓碩文謂宋熙寧八年王安石奏廢湖爲田開十字湖立四斗門以洩湖水歲久湮塞今所存者十分之二雖湮塞猶存十之二故王貽上尙有臺城眺後湖詩古蹟可據者以此

張敦頤六朝事迹謂六朝故宮今行宮東北乃其地
此行宮指趙宋康王構所駐無可考不待言卽明志
軍營蔬圃亦難尋究惟其倚雞鳴山臨元武湖最爲
可據

江左偏安而宮室侈靡蓋包絡甚廣故南史齊武帝
裴皇后傳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景陽樓
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又豫章文
獻王嶷傳時帝後宮萬餘人卽此觀之宮室之侈可
見

東府

張敦頤六朝事迹宮殿門云有曰臺城蓋宮省之所
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
之所宅也皆不出都城之內此段提綱挈領甚佳今
既考得臺城所在則東府西州約略可見試先以東
府考之前第四十九卷論晉時宰相居東天子在西
因及南朝宰相居東爲仿晉是矣但彼以對天子之
西爲東此則居臺城之東因西州居臺城之西而爲
東西微不同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東府城
在上元縣東七里其地西則簡文帝爲會稽王時邸
第東則丞相王道子府謝安夢道子代領揚州仍先

府舍故稱爲東府而謂揚州解爲西州此條詮取名之所自似是然有辨說見下江南通志三十卷古蹟門云東府城在江寧縣舊皇城西安門外青溪橋東南臨淮水是舊迹猶可見

宰相居此非尋常宰相乃秉權最重者第四十九卷考得宋武帝齊高帝未卽真皆居此凡五事茲又考得宋書宋武帝之繼母孝懿蕭皇后傳裕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南齊書紀宋順帝昇明二年正月沈攸之歿齊太祖旋鎮東府宋武齊高皆居之非秉權至重

者而何其餘散見不可枚舉姑隨舉之如宋書文九王傳建平王宏之子景素舉兵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者齊高帝世子者齊武帝也南齊書豫章王嶷傳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鎮東府此皆秉權最重者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四方獻饋以上品薦義康次者供御上冬月噉柑嘆其味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又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宋書始安王休

仁傳前廢帝死休仁推崇太宗帝即明便執臣禮明旦
 休仁出住東府南史宋建安王休仁傳宋明帝疾暴
 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
 親信豫自結納又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
 府募人凡此皆親王也而即為宰輔是以皆居東府
 耳
 每建康有事必置兵守此事屢見隨舉之則如南齊
 書高帝紀休範反太祖曰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
 東府石頭以待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
 府納賊是也

西州

上文引江寧縣志東府西州之稱起於晉王丞相
 道子彼文又一條云上元縣東百步揚州刺史所理
 州解王導所創也後會稽王道子於東府城領州故
 亦號此為西州說與上文所引一條同愚謂建康實
 錄卷一云晉永嘉中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所置在
 其西偏其西即吳時冶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開今
 西州橋水是也注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
 為揚州刺史治東第時人呼為東府因號北城為西
 州故傳云東有西州是也橋逼州城東南角因以為

名焉

此段傳鈔必有誤字今無從校改

就此說釋之亦與元和志同

愚謂通鑑第一百二十卷宋文帝紀胡三省注云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當以此為確未可盡云由會稽王道子得名也如建康實錄言刺史治所自永嘉即在此處本在臺城西自不必待道子得名況晉書謝安傳安出鎮廣陵還都輿入西州門上文安本領揚州刺史其時雖位至太保封公仍領刺史也下文羊曇者太山知名士安夢行不由西州路嘗石頭大醉扶路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曇以馬策扣扉悲感不已可見安未夢已名西州不始於道

子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卷第九十江南東道昇州理江寧上元二縣漢武帝元封二年始置十三州刺史領天下諸郡此即為揚州揚州本在西州橋治城之間是其理處後漢如之劉繇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號此為西州樂史學識雖未精然其書成於宋太平興國中彼時俗學杜撰之風未熾尚知援據古書猶有可信即如此條予前於第十七卷取韋昭說辨西漢郡治丹楊不治宛陵今樂史說正與予合又予於第二十卷取晉書陶回傳小丹楊謂在今太平寧國二府連界處此本古丹楊魏晉下移於今江

寧府治反謂此為小丹楊其實西漢郡治當在此

見亦

真誥注此則非樂史所知其謂漢郡治即治江寧上

元城中不無小誤而謂劉繇移理曲阿今鎮江府丹陽縣故

孫策號此為西州則必有據觀此愈知不始於晉道

子矣要雖對曲阿言西不害在臺城西也江南通志

古蹟門西州城在上元縣治晉揚州刺史治所是舊

迹猶可見

其為刺史治證亦多隨舉之則如宋書徐羨之傳羨

之為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宋文帝欲殺之傅亮

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南史宋文帝諸子傳劭入

弑之旦始興王濬在西州府濬本從揚州刺史出鎮

故至此時雖已離揚州任而猶居西州也

六朝事迹以為諸王所宅南史梁元帝徐妃傳嫁夕

車至西州疾風大起此是一證要是後來諸王亦有

宅此者而不害其始為本由刺史治得名

陳書高祖紀討侯景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眾軍次

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

五城以遏大路彼時景圍臺城其兵從西而東陳高

祖兵亦從西來直出東北救臺城故賊恐西州路斷

而欲遏止之至後來景召簡文帝幸西州見賊臣傳

此則已當破臺城駸駸篡弒非因景領刺史事治西州而逼帝幸之

秣陵建康二縣分治秦淮南北

今上元江寧二縣在漢惟秣陵縣在六朝為秣陵建康二縣其建置沿革分合變遷糾紛參錯不可爬梳惟皇輿表最為詳晰康熙十八年修四十二年增修學者覽之自明其縣治之為古蹟為後剏未可詳攷惟因秦淮水常存故秣陵建康分治處猶可想像得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淮水北去江寧縣一里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利橋西流入百五十里相

傳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即所鑿也故名秦淮又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發源詰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綿亘三百許里樂史此段與李昉等太平御覽第六十五卷地部多同所敘秦淮原流甚佳彼文又云建康圖經云西晉太康元年平吳分地為二邑自淮水南為秣陵淮水北為建業樂史所采建康圖經自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據此則二縣分治古蹟千載可見

十七史商榷 卷六十四
陶宏景真誥卷第十一稽神樞篇注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條以證淮水之南爲秣陵最爲明切歐陽忞輿地廣記卷第二十四江南東路江寧府上元縣故建康縣本建業晉武帝旣復改建業爲秣陵太康三年又分秣陵之水北置建鄴縣後避愍帝名改曰建康此條以證淮水之北爲建康亦最爲明切也

京畿刺史有書有不書

南史各帝紀於諸州刺史例不書惟於皇子之爲刺史者則書之而又有於皇子之爲刺史亦或不書於諸州刺史亦或書之者其體例旣不定至刺史之進位加號絕非緊要而南史各帝紀往往備書之如宋武帝紀永初三年進江州刺史王宏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文帝紀元嘉元年進江州刺史王宏位司空二年改授司空王宏車騎大將軍三年以江州刺史王宏爲司徒錄尙書事其所云衛將軍司空車騎大將軍者皆是進位加號而江州刺史則如故是皆絕非緊要者而南史備書之其不避繁重如此及考

王宏本傳元嘉三年遷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此因揚州是京畿其刺史皆以宰相兼領故也文帝紀中刪去揚州刺史四字不書乍觀之似若別有例者乃武帝紀於永初二年書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三年又書進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此正是以宰相兼領京畿刺史與王宏同也乃於羨之則一書刺史再書刺史如故於王宏但書其爲司徒錄尚書事而不書刺史彼此兩岐體例參差不定何也
宋明帝紀泰始五年據宋書是年桂陽王休範爲中

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此以中書監而領揚州刺史者與他刺史不同宋書之例與南史異宋書凡刺史皆見本紀南史則宰相執政領者方書之而此條休範却不書乃盧江王禕爲南豫州刺史此却又書之進退無據自亂其例
齊高帝紀建武二年十二月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見蕭子顯齊書南史無大將軍三字或是傳寫誤脫而刪去揚州刺史四字則非

都督刺史

凡各書中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則但書某州刺史而於其下添加都督三字或直書都督某州刺史就使二者皆是而二者本是一例今忽自岐其例使人疑爲異其詞則似別有意義者已非史法乃予詳攷之則二者皆非也凡都督或督二三州或有多至十餘州者又有於某州不全督督其數郡者都有會聚之意各州郡皆所總統今如南史二種書法皆但書其本治所總統等州郡之數與名皆不見敘至下文忽露某州某郡突如其來使觀者眩惑且於敘事中全不得當日勢望權任之所在只因

欲圖簡嚴自誇裁斷獨不思諸謔支贅談神說佛不以爲煩何以紀載實事反矜貴筆墨乃爾
宋書百官志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
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
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
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
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
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
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
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南齊書

百官志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愚案二志不同宋以爲起魏武帝齊以爲起漢順帝觀齊志知宋志本之何承天徐爰沈約多襲取舊史卽此可見但二說雖不同而其疏解都督刺史之所由起並佳

其書法則魏晉已詳書之今未暇多舉姑隨便舉之

如晉書庾亮傳亮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鎮蕪湖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鎮武昌此等書法極其詳明不可以累墜爲嫌大凡一時官制宜據實詳書之使後世可考宋齊梁陳皆依晉書書法不料李延壽出一人私見矧爲兩種書法失實而不明妥皆非是

如宋書劉道憐傳云都督荆湘益寧秦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

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彼文又云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而南史則云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又營浦侯劉遵考宋書本傳云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而南史則但書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而刪去督五郡宋書又言其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新野襄陽二郡太守南史則但書雍州刺史加都督是時遵考未爲都督似有誤

而新野襄陽二郡太守不書則又與前異矣又考遵考以督南徐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以監豫司雍并四州等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南史於此二條則竟刪去不書又彭城王義康初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又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其所加冠軍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及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皆其爵號而於職任無與也南史但書義康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又宋書謝晦傳

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撫軍將軍而南史則云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凡此其失實而不妥顯然至直書都督某州刺史者其謬更不待言今不悉出

大凡縣屬於郡郡屬於州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而刺史有都督監督之異又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之分宋書百官志云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此段剖析甚明蓋其不

假節者謂之單車刺史專治一州之事而已然則不但都督等各有等級不可併爲一談而假節亦斷不可略也南史於都督諸州者或添加都督或謂之都督某州刺史間或於監諸州督諸州之督而亦云加都督又或因監督與都督不同故監督則竟直書某州刺史而使持節等遂抹去之如宋書檀道濟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兗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南史只書南兗州刺史江州刺史而監都督諸軍皆不書又張沖傳宋書云持節督豫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又督南兗兗等五州南兗州刺史又督司州
軍事司州刺史又督郢州刺史並持節如
故南史則於豫州刪去不書而其餘直作南兗刺史
司州郢州刺史至持節與督諸州皆略之其妄如此
謬誤洪多不可枚舉以上二事王先生懋竑字子中
寶應人
康熙戊戌進士
翰林院編修
讀書記疑會論之予既自考得又參
王說

文字淆訛

文字最易淆訛漢人碑刻字體已有不正者沿至六
朝愈亂矣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

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宋明帝嫌名鄙
改爲敬兒案說文敬從苟讀若急自急救也非苟卽
此可見六朝人不識字今南史及各書中所用誤字
不可勝摘姑隨便舉之如以介爲個南史王宏之傳
介轉爲個爲透此字用之甚多隨舉其一
如南史趙倫之傳爲丹陽投爲透此字用之甚多隨舉其一
如南史趙倫之傳爲丹陽爲係此字亦用之甚多隨舉其一
如南史趙倫之傳爲丹陽繼爲係此字亦用之甚多隨舉其一
如南史趙倫之傳爲丹陽爲瑤藩爲藩說文卷十一
藩屏也藩艸茂也渡爲度說文卷十一
水上部渡濟餘凡此有用流俗妄造字者有本有其字不可通用

而誤通者又如地名則湓城為益城采石為採石王

之採菊帖人名則羊侃為侃說文卷八上侃从人徐

世標為櫛亦皆誤又以得官赴任為述職與孟子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文同義異皆謬至於羊元保傳

竹木雜果為林芴芴字宋書無南史添此李延壽之

不識字而強作解事若餒為餒考說文卷五下食部

云餒飢也一曰魚敗曰餒不知何人改从妥而論語

魚餒孟子無是餒也則餒矣皆變為餒宋書袁湛弟

豹傳仍作餒又年為季考季穀熟也从禾干聲隸變

作年而宋書孔季恭等傳論仍作季又倒為到古無

倒字說文人部在新附而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仍
作到潔為絜古無潔字說文水部在新附而南史仍
作絜仗為杖仗字說文新附亦無而南史仍作杖則
六朝與唐人猶存古宜分別觀之

避諱

南史北史與梁陳書皆唐人修應避唐諱乃十干丙
字梁陳書皆改作景而南史不諱又虎字南史亦屢
見此皆後人校者所改若諸葛長民之為長人宋孝
武帝小字道民之為道人褚淵仍稱其字彥回劉秉
仍稱其字彥節庾炳之仍稱其字仲文宗炳之亦仍

稱其字少文獨江秉之不稱其字仍書其名北史秉宋書之誤與夫虎之爲獸爲彪爲武韓擒虎去虎字而改之但稱擒見恩倖傳淵之爲深梁貞陽侯淵明去淵字但稱明文學賈淵不稱名稱其字希鏡官名治中從事去治字但稱中從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則改之未盡者竊謂凡延壽之所諱後人當悉仍其舊而於逐條下注明某字避唐某帝諱改本當作某如此方合今則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不改者尙有二三既失延壽本來面目又自亂其例皆非也至如宋書後廢帝江皇后傳云北中郎長史智淵孫

女又如劉穆之傳云小字道民又如諸葛長民又如朱齡石傳有黃虎此類非一乃沈約原文唐人竟未及校改若謂唐人已改宋人又改從本字則如梁書武帝紀有獸眇有王天獸有龍驤獸步有陳獸牙有胡獸牙實皆虎字宋人何不改之可見宋齊各書唐人宋人皆未細校

建康實錄

唐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嘉祐四年知江寧軍府事梅摯等刻於江寧府紹興十八年權荆南軍府事劉長等又刻於荆湖北路安撫司予所藏凡構字皆

注今上御名乃從紹興本鈔出者此書載宋史第二
百三卷藝文志第四卷末識云吳大帝黃武元年壬
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第十卷末又
識晉元帝太興元年至至德年數此當是其成書之
歲

此書用意亦李延壽之流亞延壽取八代爲一書嵩
又取吳晉宋齊梁陳爲一書已覺蛇足乃其手筆體
裁又不如延壽遠甚吳晉用編年體髣髴荀悅袁宏
宋以下忽分紀傳吳晉無論贊宋以下忽用論贊吳
晉齊陳末無總論宋末忽自造總論一篇約二千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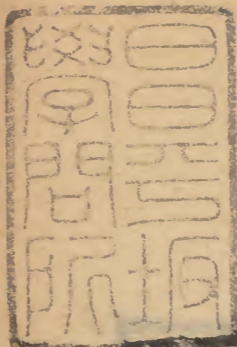
字文皆排偶意則舊史已具梁末襲取魏徵總論而
去其下半篇其傳率爾鈔撮紀載寥寥如宋之劉穆
之徐羨之傅亮謝晦范蔚宗謝靈運皆無傳反有譚
金童太一而又次序顛倒如沈攸之反在前沈慶之
反在後種種不合各朝皆無外國獨於齊敘魏及百
濟等國皆不可解梁元帝只七十字敬帝反一千
五六百字侯景傳乃位置於梁各帝之末蕭詧後周
書北史皆有傳梁書與南史無而此乃附於梁稱其
尊號其麤疏紕漏不可勝摘但千餘年舊物業已流
傳未可覆瓿且其人生唐元肅間尙見古書如宋末

詳述裴子野宋略體例則於宋事大約必參取宋略
又小字夾注中援引古書多亾佚已久者此則大可
寶貴所以此書不可廢

六朝事迹

六朝事迹編類十四卷宋紹興庚辰左奉議郎充江
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撰蓋因康王
構嘗駐此而爲之明吳瑄刻入古今逸史敦頤他無
所見予所藏宋乾道板唐柳先生集有新安先生張
敦頤音辯亦一好事者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寬政戊午

